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
### 第五十六回 老巡按中途遲令箭 小孟嘗半路贈行裝

話說盧宣纔出轅門，正遇著沈廷華回來了。盧宣惟恐糾纏，忙忙躲開，沈廷華也不介意，就進去了。盧宣出了轅門，也沒有撞見那個旗牌。暗暗歡喜，走出城來，打發那個背藥的回去，他自提了藥包，連夜上了江船，望儀征進發，不表。且言沈廷華回到府中已日暮，夫人備了家宴伺候，就將公子得了啞疾，遇見儀征的盧道士畫符醫好了的話，說了一遍，沈廷華道：“有這等事！這道士今在何處？快快叫來我看看。”夫人回道：“賞了他一百兩銀子，告辭去了。”沈廷華道：“可惜，可惜。”當下一宿晚景已過。次日又是本城將軍的生日，前去拜壽，留住玩了一日，到第三日方纔料理公務，這連日各處的文書聚多，料理一日，到晚纔看這儀征縣的公文。沈廷華大驚道：“既是拿住了反叛，須要速速施行，方無他變。”忙取一面火牌，即刻差召中軍：“速到儀征縣提反叛羅燦到轅門候審，火速，火速！”中軍得令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毛頭星盧虎得了令箭，飛星趕到儀征，連夜會了戴仁、戴義，兄弟三個一齊來到齊府，說了備細。齊紬聽了大喜，忙取出行頭與三人裝扮，備了三騎馬與他三人騎了，又點了八名家人扮做手下，一齊奔到縣前，已是黃昏時分。那儀征縣正在晚堂審事，盧虎一馬闖進儀門，手執令箭，拿出那紙假諭帖，大叫道：“儀征縣聽著！總督老爺有令箭，即將反叛羅燦，大盜金輝、楊春，提到轅門聽審。”知縣聽了，連忙收了令箭諭帖，親到監中提出三位英雄交與盧虎，封了程儀，叫了江船，送他出去，然後回衙。

且言羅燦見差官是盧虎，心中早已分明。行到新城，盧虎喝令船家住了，吩咐道：“船上行得甚慢，咱們起岸走吧。”船家大喜，送眾人上岸，自己開船去了。這盧虎和眾人走到了通真觀，會見了金員外、胡奶奶等，說了詳細。眾人大喜，忙替三位英雄打開了刑具。楊春、金輝謝了盧虎等眾人，又謝了羅燦，說道：“多蒙公子救了糕店之女，反吃了這場苦；不是盧師父定計相救，怎生是好。”當下金員外治酒在觀中款待。正飲酒之間，羅燦說道：“多蒙諸位救了在下，但恐明日事犯，如何是好？此地是安身不得的，不若依俺的愚見，一同上雞爪山去，不知諸公意下如何？”眾人聽了，一齊應道：“願隨鞭鐙。”羅燦見眾人依允，十分歡喜。齊紬道：“祇是一件，此去路上盤詰甚多，倘若露出風聲，似為不便，須要扮為客人前去，方保無事。山東路上，一路的關隘、守汛的官兒，都與小弟相好，皆是小弟昔日為商恩結下來的。待小弟回去取些行路的行頭、府號的燈籠，前去纔好。”眾人大喜道：“全仗大力。”盧虎道：“還有一件，小弟也要回去送信，相約家兄收拾了，都到鈔關上相等便了。”當下商議定了。

次日眾人起身，忽見賽果老盧宣回觀來了，見了眾人，眾人大喜，拜謝在地。盧宣扶起羅燦，羅燦把投雞爪山的話說了一遍。盧宣道：“好，齊施主也不可在家住了。明日追問羅公子的根由，若曉得在你家住的，你有口難辯，那時反受其禍；不若快去收拾，也上雞爪山為妙。”眾人說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齊紬想到利害，祇得依允，說道：“多蒙師父指教，小弟即刻回去收拾便了。”盧宣道：“事不宜遲，作速要緊。”齊紬回去，不表。盧宣又令金員外回去收拾家眷，都在半路相會，又令盧虎回揚州約盧龍去了。

且言齊紬回到家中，瞞定家人，將一切帳目都交總管收了。祇說出門為客，帶了五千兩金子、四箱衣服，又帶了數名家人，都扮做客商，推了二十輛車子，備了十數匹牲口，暗暗流淚，離了家門，同兄弟齊綺來到通真觀，會了眾人，將行李都裝在車子上，請胡奶奶同變姑上車，盧宣、羅燦、戴仁、戴義、齊氏兄弟都騎了馬，趕到朴樹灣，早有金員外的家眷，行李也裝上車上，在半路相等。眾人相見，合在一處，連夜趕到揚州鈔關門外，奔到盧龍家內，盧龍治酒款待，歇息了一宵。次日五更，大家起身，周美容收拾早膳，眾英雄飽餐一頓。手下的備好車仗馬匹，裝上了行李等件，掛了齊府的燈籠，將家眷上了車子。金員外押著在前行，後面是盧宣、羅燦、盧龍、盧虎、戴仁、戴義、齊紬、齊欵、金輝、楊春十位英雄上了馬，頭戴煙氈大帽，身穿元色夾襖，身帶弓箭短刀，扮做標客的模樣。撞州衝府，祇奔山東大路，投雞爪山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那中軍，奉總督之令到了儀征縣前，廳事吏目忙報知縣，知縣隨即升堂迎接。中軍拿出火牌令箭，向知縣說道：“奉大人之令，著貴縣同王參將將反叛羅燦解到轅門聽審，火速，火速！”知縣大驚，說道：“差官莫非錯了？三日之前已有令箭將羅燦、金輝、楊春一同提去了，為何今日又來要人？”差官道：“貴縣說那裏話！昨日大人方纔回府，一見了申詳的文書，即令卑職前來提人，怎麼說三日前已提了人去？三日前大人還在鎮江，是誰來要人的？”知縣聞言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忙忙入內拿了那枝令箭諭帖出來，向差官說道：“這不是大人的令箭？卑職怎敢胡行。”差官見了令箭，說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同俺去見大人便了。”

儀征縣無奈，祇得帶印綬並原來的令箭諭帖，收拾行李，叫了江船，同那四名官差上船動身。官船開到江心，忽見天上起了一朵烏雲，霎時間天昏地暗，起了風暴，嚇得船家忙忙拋錨扣纜，泊住了船。那風整整刮了一日一夜，方纔息了，次日午中開船，趕到金陵早已夜暮了。又耽擱兩天，共是五天，眾英雄早已到淮安地界了。

且言那儀征縣到了南京，住了一宿，次日五更即同差官到了轅門投手本。沈廷華立刻傳見，知縣同差官來到後廳。參見已畢，差官繳過火牌令箭，站在一旁。沈廷華便問：“原犯何在？”知縣見問，忙向身邊抽出令箭諭帖，雙手呈上說道：“五日之前，已是大人將反叛、大盜一齊提將來了，怎麼又問卑職要人？求大人驗看令箭諭帖。”沈廷華吃了一驚道：“有這等事？”細看令箭，絲毫不差，再看諭帖，卻不是府中眾師爺的筆跡。忙令內使進內查令箭時，是恰恰的少了一枝。再問：“我這軍機房有誰人來的？”內使回道：“就是通真觀的道士同公子在內書房住了一夜，廚櫃也是封鎖了，並無外人來到。”沈廷華心內明白，忙向儀征縣說道：“這是本院自不小心，被奸細盜去了令箭。煩貴縣回去即將通真觀道士並金輝、楊春兩家家眷解來聽審，火速，火速！”知縣領命，隨即告退，出了轅門，下了江船，連夜回儀征縣。到了衙中，即發三根金頭簽子，點了二十名健將，分頭去拿通真觀道士並金、楊二家的家眷到衙聽審。

捕快領了票子去了，一刻都來回話，說道：“六日之前，他們都連家眷都搬去了，如今祇剩了兩座房子，通真觀的道主也去了。”知縣聽見此言，吃驚不小。隨即做成文書，到金陵申報總督，一面又差人訪問羅燦到儀征來時落在那家。差人訪了兩日，有坊保前來密報道：“小人那日曾見羅燦在資福寺旁邊齊家出去的。”知縣暗暗想道：“齊紬乃是知法的君子，蓋城的富戶鄉紳，怎敢做此犯法的事？”又問坊保：“你看得真是不真？”坊保回道：“小人親眼所見，怎敢扯謊？”知縣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待本縣親自去問便了。”隨即升堂、點了四十名捕快，騎了快馬，打道開路，盡奔齊家而來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